

【往事如烟】

“文革”中在农场接受改造的豫剧大师常香玉

□万伯翱

秋天她被分配到果园看守果实,而且有个老工人跟着监护。她很认真,上班早到,下班晚走。虽然劳动量不大,但看护果园时间长达10个小时以上。

常香玉应是新中国中州大地上豫剧的头号招牌,她也是一位德艺双馨的豫剧表演艺术家。上世纪五十年代初,她率领河南豫剧团唱红大江南北,也尝尽了千辛万苦。她捐献了一架“常香玉号”(抗美援朝总会会长郭沫若命名)苏式米格15战斗机,用行动和成果支持艰苦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。那年她芳龄28岁。

她的豫剧我有幸欣赏过,她吸取了河南曲剧、河南梆子、河北梆子等的长处和旋律;她还大胆吸收了京剧的唱腔和武功,比如梅兰芳和杨小楼的名剧《霸王别姬》中的舞剑和唱腔;她广采博纳,称自己的豫剧流派为“推陈出新,与时俱进派”;她的拿手代表剧目《花木兰》、《红娘》经她的“嫁接”改造,有了自己的特色表演及舞美、音乐中的“新妆”,迈出了常派“新步”。《花木兰》还拍成了电影戏剧片,让全国人民一睹她的英武芳容和优美悦耳的豫剧唱腔。

常香玉在豫剧现代戏上也颇有成绩。豫剧现代戏实际上比现代京剧“八个样板戏”成名还早。在河南以至全国都熟悉的名剧《朝阳沟》,她在1964年元旦领衔唱进了中南海怀仁堂,受到了毛主席、刘少奇、朱德总司令等开国领袖的观赏和上台接见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《朝阳沟》也拍成了戏剧电影。那时在我下乡的河南西华县农场放映时,竟出现了“万人空巷”观剧(影)高潮,出现了老中青三代农人边看边跟着唱的奇观;银环的“清凌凌的一股水冬夏不断”,栓保的“那个前腿弓后腿蹬”及栓保娘、银环娘见面时的“亲家母你坐下咱俩拉拉知心话”,都成了家喻户晓的唱段!干了一天繁重农活的社员们个个眉飞色舞地学唱着,优美通俗的唱腔深深打动了中原广大城乡人民,他们都和剧中人物的喜怒哀乐融为一体了。然而,风云突变,祸从天降。

“文革”开始的1966年,河南豫剧团几乎所有的老艺术家、名演员全部遭到批斗、侮辱,常香玉在劫难逃。她首当其冲

地被造反派批判为“大戏霸”、“反动戏剧权威”,遭剃头、画脸、挂大牌子游街,而且在她经常演出的郑州人民剧场前开批斗大会,当场烧毁包括“木兰从军”、“红娘”在内的珍贵的古戏装行头。这还不算,她和其他豫剧演员统统被赶到乡下进行劳动改造。河南省一批又一批文艺界人士下放之地,就是我当知青的西华县黄泛区农场。最受社员和农场职工关注的就是,“常香玉来咱黄泛区农场了!”乡亲们终于见到了自己喜欢的艺术家,情不自禁地说:“你就给咱们唱一段吧!过去只在电影上见过,今天可看清楚了。”只见她微微一笑,用一口地道河南话说:“对不起大家,领导只让我们好好劳动改造不让俺唱呀!”群众仍不依不饶:“唱段革命样板戏,总中了吧?”“我没改造好,样板戏咋能唱好?”她仍笑着谢绝了。那时,我碰见了她也只能点个头招呼一声即刻走开,因为我父亲万里当时也被江青指名道姓为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”,还被“四人帮”批为“北京市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黑干将”,我也被大字报批为“刘少奇下乡镀金的黑典型”。

后来她念初中的小女儿五毛来到农场看望母亲,凑巧编在我所在二队六组采收苹果。我们拉起了家常,知道她父亲陈宪章已被抓起来进行“群众专政”。实际上她父亲只是一般的“三青团”历史问题,组织上早已搞清楚,还被批准和常香玉一起到朝鲜慰问志愿军演出,受到金日成元帅接见,还获赠银杯、银筷纪念。“文革”前他一直埋头在剧团努力工作,搞编剧、音乐、唱腔设计等工作。现在常香玉和我“同是天涯沦落人,相逢何必曾相识”,也都是“失势凤凰不如鸡”了。五毛的姐姐陈小香作为高中学生在1963年9月读到《中国青年报》刊登的我下乡务农的先进事迹后,曾和我通过几封信,说她的革命意愿也是离开郑州投身到广阔天地大炼红心,还寄来了她母亲演“花木兰”的剧照。

在我的记忆里,1968年常香玉在农场劳动,农场职工并没有开过大会批判过她,好像在省会郑州声势浩大的“斗批



▲常香玉代表剧目《花木兰》资料照片

改”中她已属于文艺界批判打倒过的“死老虎”了。秋天她被分配到果园看守果实,而且有个老工人跟着监护。她很认真,上班早到,下班晚走。虽然劳动量不大,但看护果园时间长达10个小时以上。那一年,风调雨顺,加上农垦职工辛勤管理,大果园一派丰收在望景象。常香玉仍是忠于职守、严守纪律,从不捡摘苹果吃。同班警卫劝她:“老常,天气炎热,咱们口干舌燥,你也真辛苦了,吃个苹果解解渴润润嗓子吧!”她从来一不动手二不动口,“不吃公家一个果子”!

她有时看见下放京剧武生团在果园自挖沙坑练武功、生旦角清晨喊嗓,她也对演员们说:“中国戏剧源远流长,岂能长期无用武之地?”她女儿曾私下对我说:“我妈只要扮上‘花木兰’登台,就必会有观众,你信不信?”我听了一个劲儿点头。

后来看管慢慢松了,常香玉也和大家打成了一片,她同班的老高告诉我:“老常在没人的果园深处,也开始练练腰腿、喊喊嗓子,练起她的戏剧基本功了!”也由此,在1977年元月粉碎“四人帮”不久的首都新闻界第一个万人迎春大会上,常香玉满怀激情地演唱了郭老(郭沫若)的新词:《水调歌头·粉碎“四人帮”》:“大快人心事,揪出四人帮。政治流氓文痞,狗头军师张。还有精生白骨,自比则天武后,铁帚扫而光……”清脆嘹亮,底气十足,震惊全场。

2004年,国务院授予常香玉“人民艺术家”光荣称号。

(本文作者为原中国体育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,作家)

最近几年,“特聘研究员”很蹊跷,迷惑了不少人。连老文这种长期呆在高校的两耳专闻窗外事者,对一些高校里的“特聘研究员”都一直有误解——误解的根源,现在看来在于因循守旧和三天不学习跟不上新形势,直到前不久一位著名高校的特聘研究员访问老文实验室,在跟老文闲聊时戏谑“特聘研究员”就是“弼马温”,这才彻底颠覆老文对“特聘研究员”的认识。

老文脑海里,“研究员”和“教授”级别相当,都是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,区别在于革命分工有不同,后者既教且研,主要分布在大学里;前者只研不教(至少不教本科生),大多驻扎在专业科研机构,如科学院的职称基本上是研究员系列。不管怎样,“研究员”和“教授”都要经过严格的评定程序,一旦评上,终生享有。

大学老师一般对“长江学者特聘教授”顶礼膜拜,对“特聘”的理解难免以此为参照,是“高大上”的象征——某个群

【社会观察】

“特聘研究员”就是“弼马温”?

□文双春

体里的“特聘”,应该是该群体中的出类拔萃者。所以,老文一直以为“特聘研究员”就是研究员中的“长江学者”,至少是所在地或所在单位的名山秀水学者。

所以老文想不通“特聘研究员”何以成了“弼马温”。该特聘研究员解释,之所以说是“弼马温”,是因为“特聘研究员”就像孙悟空一样,本事再大,也没被纳入天庭体系,看似一入职就拥有最高级职称,实则不被体制内认可。老文好奇,那孙悟空得知了“弼马温”的真相后,“不觉心头火起,咬牙大怒,呼啦的一声,把公案推倒,一路打出天门,回到了花果山”,“特聘研究员”们为什么还在前赴后继向往并留恋“弼马温”呢?

特聘研究员说,选择或留恋“弼马温”,可能是两情相悦,但更多的是没办法的好办法。就高校来说,设置并大量招聘“特聘研究员”,最大的好处就像一些部门大量安插临时工或协管员,既突破了编制受限,又扩大了科研体量,还可视情况想把你拿掉就拿掉,想把你换掉就换掉,不愁没人来,不怕你走人或当老赖。老文插一句:新闻爆出某部门谁打人引起公愤了,“特聘”还是“防火墙”、“隔离带”,甚至是“替死鬼”?特聘研究员笑答:正是。

特聘研究员继续介绍,对个人来说,博士刚毕业或博士后刚出站,一时半会儿想进牛校很难,能在牛校有个高起点位置便于迅速开展工作更难,“特聘研究员”岗位像个中转站,至少给人留下了幻想,提供了平台,而且给的收入还不错。老文不解,年轻人无论是否“特聘研究员”,不一样可迅速开展工作吗?特聘研究员提请老文只注意一点:没有个像样的高级职称,别说走出去没面子,得不到认可,你争取哪级哪类科研项目不受限呀,无论是项目的个数还是层次?他又举例:例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,有了“特聘研究员”,就可申请和主持三个项目,从青年基金到重点、重大都行;如果没有这个标签,你就只能主持一项,能拿个基金就谢天谢地了。

是否可以这样理解:“特聘研究员”相当于给高学历直接插上了高职称的翅膀,让年轻人能迅速突破森严等级、重重障碍,自由自在地翱翔无边无际的学术天空,自己成长的同时,也为学校带来资源和发展?然而,特聘研究员却感慨:孙悟空尽管翻个筋斗十万八千里,但尽人皆知,“弼马温”既不如猪八戒在天界的官职“天蓬元帅”威风(八戒激怒悟空的最佳武器就是喊悟空“弼马温”),也不如沙僧在天界的官职“卷帘大将”响亮,所以“弼马温”更多体现的是管理者的智慧和艺术。他透露,有些“特聘研究员”瞅准学校有助理教授空缺了,自愿放弃这种高职称、高待遇,迅速挤进体制内,宁愿“低就”。

特聘研究员说,他6年前回国,当上“特聘研究员”,学校要求他今年必须作出选择,路子有两条:要么走人,要么评上教师系列高级职称(副教授或教授)进入体制内。他说,参评副教授比较稳当,但不合算,因为如果博士毕业直接进入体制的话,原则上两年左右可当上副教授;而参评教授有风险——学校对“特聘研究员”参评教授的篱笆扎得更紧一些,除非当上了“杰青”或达到“杰青”水准,如果评不上,迎接他的是冷酷无情的非升即走。他说现在特别纠结,“万一”的话,希望有人在取经路上带上他。

(本文作者为湖南大学博士生导师)

【域外走笔】

□晓言

居民小区里设有足球吧?我信。

可足球吧旁还建有足球场,这我就不太信了。

如果说,小区里不但建有足球场,而且是在首都的小区,我会彻底不信。谁不知道,首都的地皮都是天价,小区里为个停车位都会打得不可开交,怎么会“奢侈”地建个足球场?

可眼前的一幕就是这么任性,让我感慨良多,只不过,这不是在中国,而是在欧洲的匈牙利。

前不久笔者到中欧旅游,专程去了匈牙利,它的首都布达佩斯是欧洲的一座古老而美丽的城市,多瑙河似一条玉带从市区流过,绚丽的自然风光,古代与现代风格巧妙结合的城市建筑,使它享有“多瑙河明珠”的称号。

笔者只是出于好奇,想看看这个昔日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如今的状况怎样。

按计划布达佩斯停留两天,当晚,我们入住北城区一个叫做特拉维夫的商务酒店。这个酒店建在一个居民小区里,虽然号称是三星級,其实十分简陋,除了一床、一桌、一对沙发、一个电视,几乎没有多余的摆设。

入住时已是薄暮时分,我放下行李箱,拉开窗帘,推开窗扇,发现楼下不远处的空地竟然有一块足球场,墨绿的草坪上,十多个从七八岁到十多岁高矮不一的孩子正在踢足球。他们着装很随便,有的身着鲜艳

的运动衣,有的下着牛仔短裤,上身套着T恤衫就上场了,球技算不上精湛,但踢得情趣盎然,或盘带,或争抢,或射门,都有模有样,场上不时传来要球的呼喝声和进球的欢呼声。显然,这是孩子们放学后离开学校的又一阵地。

居民小区里竟然有一块足球场,这让我十分惊讶。笔者也算个球迷,极想到楼下活动一下腿脚。不过马上到饭点了,只能跟团随导游去饭店用餐。

用餐回来,远远地就看见球场上空灯火辉煌,我惊叹:小区里居然有灯光球场!我快步走到球场边,仔细观赏起来。

这块足球场显然“块头”不够大,长约三十余米,宽约二十余米,草坪也只是一块绿色的化纤地毯。为了防止踢飞的足球伤到行人、砸坏居民楼上的门窗,足球场四边围了一道三米多高的围网。足球场北侧,是小区的购物超市,超市门侧,是一个露天的咖啡吧,一面面遮阳伞下,摆着一张张咖啡桌。此时,不少桌旁已经坐满了老老少少喝咖啡的居民,他们一边品尝着咖啡和甜点,一边为场上踢球的人们欢呼喝彩。有的看得兴起,直接脱掉外衣,上场加入某一方的战阵。这时,场上的踢球队员大人孩子混杂,笑语和喝骂相间,时而有女同胞上去擦上两脚,虽然力道不是很足,却换来阵阵掌声和喝彩。

我有些感动了。我知道,这些普通居民的人均月收入四五千欧元,按汇率相当于人民币三四万块钱,好像不低,其实和我们

匈牙利的足球吧

我很怀念那个足球吧,怀念那个小区的足球场。我幻想着,某一天,我们的小区里也会有这样的欢声笑语,也有这样的灯火辉煌。

人民币四五千元的购买力相差不多。欧盟是一个共同体,各国市场的价格也大体相仿,这里西瓜一欧元一斤,苹果一欧元一个,价格不低。给我们开车的司机师傅中午只是一个热狗、一杯咖啡,舍不得跟我们一起吃饭店。小区中的大多数人也买不起房子,只是临时租住在这里。可是,他们挚爱足球,日日与足球相伴。

我不知道像这样的小区有多少,布达佩斯会有多少这样的小足球场,但我感觉到了,这是一种文化,更是一种生活。

得知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宣布了出版中小学足球教材的消息,我很高兴,可仅有教材是不够的,还要有足够的足球场。看看我们的城市,看看我们的小区,离开学校,还有哪儿是孩子们踢球玩耍的地方呢?

我查了一下资料,六十年前是匈牙利足球的黄金时代,以普斯卡什为代表的第一代球星横扫世界,创造了四年国际比赛43胜7平无败绩的足球神话。只是在1954年瑞士伯尔尼世界杯上,以2:3负于西德队,屈居亚军。近些年来,由于多种原因,他们的足球沉寂了,衰败了。不过笔者以为,如果哪一天他们卷土重来,谱写出新的神话,决不是什么天方夜谭。

我很怀念那个足球吧,怀念那个小区的足球场。我幻想着,某一天,我们的小区里也会有这样的欢声笑语,也有这样的灯火辉煌。

(本文作者为作家、国家一级编剧)